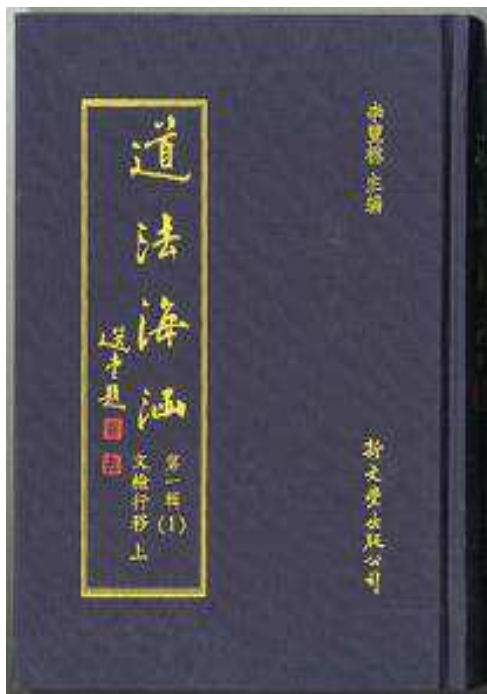


道法海涵 第1輯 (全20冊)



書籍番号 71864

李豐楙主編

2014年4月 B5 (精裝)

新文豐出版公司 ¥330,000(本体)

ISBN 978-9571721910

発売 株式会社 北九州中国書店

TEL/FAX 093-921-6570

在傳統的三教典籍叢書中，《正統道藏》綜合道教一切經，常與佛教的佛藏並稱，乃帝制王朝中歷經多次高道的集結編修而成，藏諸名山後就成為閱藏知津的標準，現代學界即據經藏所建構的正是道教的大歷史。相較於此，道教創教期早已形成寫經、抄經文化，後來持續發展為一種抄寫傳統，這種現象並非是刊刻技術與物質條件的問題，在道教內部自有其教義或神學上的依據：天文模寫的天書傳統、盟約傳度的師受傳承；由此可知道教有刊本與寫本2種系統。《道法海涵》主要收錄清至民國期間，地方道壇、法壇所用的寫本，地區涵蓋江西、湖南及福建、廣東、浙江等地，均為《正統道藏》及晚近大陸所出版續篇等所未收者。

搜集的時間約在文革末期及改革開放後，前後約二、三十年，總數約七、八千種；由於搜自文物市場有整壇成批者，亦有部分零散者，故先按性質分類，每類再依筆劃、屬性而以類相次。其內容涉及經懺、文檢、科儀、秘咒、符本等，有助於地方道派史的研究，可以補充目前道教史偏於歷史上大道派之不足，配合田野調查的訪查，奠定明清及民國期道教史、道教儀式研究之基礎。刊本的分類主要以《正統道藏》的三洞四輔十二類為主，寫本無法以此分類，因此，主編針對寫本系統重新分類：(按筆劃順序)

(1)文檢行移，(2)受煉更生，(3)真經寶懺，(4)啟請送駕，(5)朝元行科，(6)朝真謁帝，(7)開度燈儀，(8)雲篆符圖，(9)解結解厄，(10)諸神醮科，(11)攝亡拯濟，(12)讚祝燈儀。以上《道法海涵》第一輯總共12類20本。

【內容紹介・內容見本】

↓↓

道法海涵簡介

歷來《道藏》的編修出版，由於內容龐雜，且卷帙浩繁，故向來將盛世修藏視為國力的展現。這種藏諸名山的文化大業，均是由國家出面組織隊伍，集合高道與學者才能承擔。現在的形勢不變，這種修藏大事已轉由宗教團體與民間出版機構合作，最近一次的修定即是《中華道藏》。這次的編修大事立意宏偉、組織龐大，唯事前預備的時間較短，人才資源的來源也不夠全面，所以仍有補充的空間！爲了彌補此一缺憾，教界與學界都一直亟思補足求全。《道法海涵》的編印計畫，正是以完成全藏作爲出版的目標，期許在本世紀能逐步踏實地修成這種盛世大事。

當前修纂道教一切經的預備過程中，存在一個根本的難題就是田野訪求之不足！道藏史上較近的一次，明正統、萬曆年間的兩次修藏，還能代表收錄當時的時間座標，就是所收的求其儘量反映明中葉以前的道法實態。最近一次所收之本已盡其所能加以增補，但修纂起意之初還來不及搜集得全，入藏時就失收各地方道派的科書，也就未能全面反映明代中葉以後迄今的道派變化。由於道壇所用的都是「寫本」，此乃源於道教創教的傳授制度，

師受之間都是只能抄經寫訣，特別是口傳心授的訣要，都習慣採用小本的寫本而非公開的刊行本，才能以此維繫道法的秘傳傳統。

寫經作為道教傳法的特色，民間法派也沿襲這種寫本傳統，就像敦煌藏經一樣，抄寫者講究書法，特別是符咒訣法得經傳授才可錄寫，如此就在刊本系統之外自成一種寫本系統。從龍虎山及道教名山，乃至地方道法諸多派別，基本上都維持這種寫本傳統，並非雕版技術的使用問題，所以道法人士的抄經書符，在書體形式及意義上遠逾於敦煌寫經。但是近代卻因經歷了文化大浩劫，形勢的變化致使道壇的寫本在無意中流出，這些寫本正可反映道教史最新的一章。若任令這批珍貴的宗教文物遺留於海外，就無法補足這段歷史的空白，幸而經由有心人士用心地長期搜羅，集合起來後數量之多達數萬本，雖然這些都只是補成全藏的一部分，但其重要性絕不亞於「敦煌藏經」的發現，實可視為道藏編修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對照敦煌寫本所反映的是當時的宗教實態，這批各地道壇所抄寫的寫本，即是當代所用的經訣，乃歷經世代傳抄而流傳至今，可以肯定是活生生的道教「文化遺產」！就像當時搶救「敦煌寫本」公諸於世的大事因緣，當此良機亟需扭轉只能珍藏於海外藏家之手的一大遺憾。學術界與出版界亟需共同合作，將這批流落於海外地區的道法遺珍搜集出版，道教界可從這個寶藏庫中挖寶，以彌補當代修藏的獻漏缺憾；而學術界則可以此補足明清至今的道教史，文化史也可補充這段長時期的歷史空白。當前修藏所倚賴的主要是圖書館

所藏的刊本，「道法海涵」的陸續面世則是拋磚引玉，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珍藏的道法寫本公開，就有機會讓學者專家甄別選精，正式進行此一補缺的學術工程。

「道法海涵」這批系列叢刊以江南道教為主，原本就是由龍虎山正一派所統領的三山符籙，故沿長江流域的各地道壇都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，其間各派難免彼此互動交流，既各自堅持其傳授的正統性，也激盪出多元化的道法風格。這些道法人士的傳承都是自成譜系，其中繁複多樣的經懺法訣，都是切合於道法實踐上的運用，約可分為六大類：

1. 道法經藏的經懺：明清時期道法人士所傳承運用的，既有本於道藏者，此輯專收未曾入藏的，這些經書懺本雖則晚出，卻能夠因應當地所需而調整為各適其用。顯示明清以來道法均未僵化，經懺年代或遠或近亟宜收錄入藏。

2. 科儀演法的科書：道法人士行科演法所用的科儀本，因應不同時地的社會文化需要，乃在各地衍生豐富的新本，就表現地方道法各派的新科事，可作為宗教史、文化史的良好材料。

3. 符咒秘法的符本：在道法實踐中均需配合使用諸般秘咒、符法，這類符本一向最為矜秘，既可用於催送傳達，也用以驅除辟邪，這些秘笈都單獨成冊，而在使用時則可分開靈活使用。

4. 格式多樣的文檢：明清道法既衍化出多樣化的齋醮，為了搭配不同的醮壇功德，所需運用的諸種文書極為繁複，既有從經藏的文檢類書中衍生的，也有新編變化而成的，方

能適合當時各地之所用。

5. 術法修煉的秘本：道法中人重在施行道法，既需講究煉氣的內修，也要廣泛施術的外用，道壇實際所用者與一般術法互有同異，綜合觀察則可推知修煉道法者所傳承的，實為術數文化的另一知識體系。

6. 信仰禮俗的禮本：在明清以下基層的地方社會，道法人士既為專業的儀式專家，卻也需適應鄉民之所需，扮演類似踐行「萬寶全書」的諮詢者，從這些資訊可以理解近代的地方知識。

在中國基層社會一直存在靈活的文化活力，而生存、活躍於地方的道法「這一群人」，彼此之間相互依存密切相關，魯迅即曾以銳利的眼光洞燭及此：中國文化的根柢在道教。而活用這種知識的道法中人，這一行就習將這些知識抄寫秘傳，造就文化傳播上的獨特處，就是並未流入商業發達的刊本出版業，反而一直保守代代相傳的寫本傳統，才使另一種知識的傳承譜系未曾中斷。道法寫本的文化傳統之所以珍貴，並非僅僅是為了保守其行業的職業機密，而是代表中華文化的知識體系內，崇奉一種不可公開傳播的文化傳統。這個差可比擬「敦煌藏經洞」的道壇寫本，原本可能永遠秘密存在於道法經壇內，卻在近代面臨時代的鉅變，才有機會開啓其面世的契機，新文豐出版公司有幸與道教學界合作，相信「道法海涵」系列叢刊的公開出版，將可讓有心人士一窺寫本所隱藏的道法世界。

序

李豐楙

在傳統的三教典籍叢書中，〈正統道藏〉綜合道教一切經，常與佛教的佛藏並稱，乃帝制王朝中歷經多次高道的集結編修而成，藏諸名山後就成爲閱藏知津的標準，現代學界即據此建構道教史。這些道經法訣都採取刊刻的形式，就形成經典的標準化，在出版史上的意義，就是肯定歷代高道在道法上的成就。所以集結高道校定刊刻並審核入藏，就是爲了彰顯正典化的原則，故依據經藏所建構的正是道教的大歷史。相較於此，還可從另一種抄寫形式理解，早在創教期既已形成的寫經、抄經文化，後來持續發展爲一種抄寫傳統，這種現象並非是刊刻技術與物質條件的問題，在道教內部自有其教義或神學上的依據：天文模寫的天書傳統、盟約傳度的師受傳承。在道教制度史上早期形成的抄寫制，敦煌遺書的出土即印證了這一事實，即使後來印刷技術大爲突破，在修藏大業上道教教團也接受了印刷形式，卻未曾取代道教壇靖始終堅持抄寫的文化傳統，這就形成寫經傳統所標誌的傳授制。

在道教學者的學術經驗中都深知寫經所具有的宗教意義，肯定敦煌寫經中道經存在的價值；但有一個理應及早知曉卻遲被認定的事實，就是地方壇靖存在的抄寫傳統，爲何要等到道教學者在實地調查中才被「發現」！在此就可指出近代學者在利用道經資料上的各

種經驗：劉師培到白雲觀借閱的是藏經閣中的刻本道經、陳國符在德國留學所使用的則是涵芬樓刊行的刻本經藏，就是吉岡義豐在中國所搜集的也多為刊刻本；就如同一時代的許多東洋、西洋學者一樣，他們所搜尋返國的珍貴資料大多為刊刻本（書畫精品除外）。在道教研究史上突破資料限制的，較早 Piet Von Der Loon 在馬來西亞既接觸道士寫本，而宣揚最力的首推施舟人教授（Krisofer Schipper）。

施舟人在台南及台灣南部所「發現」的，就是地方道壇依然使用抄寫本的道經法訣，這種情況並非是敦煌藏經為道士寫經的功德問題，而是道士堅持傳承的傳授制傳統，為何刊刻技術進步後仍使用抄寫本？這個問題乃是道教學研究上的一個開拓。從此之後如 Michael Saso、大淵忍爾乃至在地調查的劉枝萬等，不管其研究方向為何，多少都意識到這是亟待開發的一個道教學術領域：地方壇靖所「秘傳」的傳抄本有何價值？到底是傳授制的「活化石」、抑是活生生的道教傳統？如何妥善搜集利用而不傷害人類學的學術倫理？這就是後來持續接捧的二、三代，成員漸多，都體認這是研究道教不可或缺的基本訓練，研究者需同時兼具經藏運用與田野觀察的雙重能力，這一世代辛勤努力的成果顯示其研究方法已開枝散葉並開花結果。

台灣經驗所啟發的也會被轉移於大陸的田野調查，這樣的「宗教之夢」剛好遭遇文革後改革開放的契機，才有機會實地考察：廣大的宗教版圖上到底還存在多少道教壇靖？這樣的問題可能也是開放初期中國道協亟欲獲知的答案！同樣亟想知道的就是一些學術中

人。當時大陸在展開「搶救」文化遺產後，編集戲劇、音樂等集成時就標榜儼戲、儼文化為「戲劇活化石」，其中就含藏了道教寫本及儀式。在這個關鍵時間出現了兩、三支參與「搶救」的隊伍：王秋桂曾主持蔣經國基金會的大型調查計畫，法國則 John Lagerwey 在福建與廣東客家區等，Kenneth Dean 在福建莆田地區，後來成為兼顧寫本資料與調查研究的隊伍。

實地調查地方道壇者都會「發現」寫本所用的道法經訣，乃針對地區性的道法需求，故道壇所作的調整才能契合地方社會與文化。這些調查成果後來出版了分量可觀的叢書，包括了調查報告、道法寫本及儀式紀錄等，凡此都提醒了一個存在的事實：只有結合道藏資料與歷史文獻才能建構完整的道教史，特別是明清以來的道教發展，亟需輔以地區性調查所得的道法資料，有助於釐清地方道壇與法派、民間佛教間的複雜關係。以往道教史的重構都是以歷史上存在的道派為主：正一派、全真派及由此衍生的清微派、西河派等；而地方道壇則是存在於各個地區，均需因應地區性的文化差異，所產生的地方性派別從名稱到演法形式都會因制宜而變化，目前歐美、日本學者深感興趣的湖南省，如新化、安化等地就有元皇教等。凡此種種都提醒學界：如何重寫道教史、或道法交流史？目前的調查與搜集正展開了一個新視野、新方向。

在重構道教史或道法史的基本資料中，歷史文獻配合田野調查所知的，就可「發現」難以估計的寫本中蘊含了豐富的材料，就像幸而入藏敦煌藏經洞的寫經，都可反映一段時間演行法儀的實錄；而目前良好保存於民間道士手中的，到底反映了多長時間的衍變，才

形成田野所見的寫本型態？現地所作的調查就可「發現」道法人士習常使用諸般不同的寫本，這些原本只秘傳於道壇法壇內部的資料，在晚近卻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情況，時間約從文革前經歷文革變動到改革開放後，地方道壇法壇隨著時代變化而發生變動，乃因傳授制的鬆動而使寫本的道法經訣流出。由於並非學者有計劃的搜集結果，而是隨著舊文物的大量流通進入市場，就像文物市場上的古董一樣，道法人士所用的諸般器物、寫本雜錯其中；其流通情況既見於北京、上海等都會區，也從廣州、香港、澳門而到台灣，或是直接運往廣大的海外地區。在文物販賣的等級中，道法的相關文物並非屬於玉器或瓷器的精品，更非鍍金佛像或珍貴器物，只是新舊文物中的一堆宗教文物而已，其意義為何、價值何在？端視販賣者與購買者之間存在的認知。這種逛文物市場所獲得的總體印象，就是在紛繁的文物中「尋寶」，而搜得道法經訣的一大契機，就是耐心與專業的考驗，因為這些寫本並非公私圖書館內有序的收藏品，而是一堆有待識貨者挖掘「出土」的珍貴文物！

如果有人想問研究者為何要到古董市場挖寶？答案只有一個，就是在田野調查中不易完全到達的地方，目前又缺少相關的報導或調查成果，故廣泛搜集就是唯一突破的可能！由於調查台灣道壇所培養出來的興趣與經驗，在台灣史研究成爲顯學之前，有志於此道者深知不能完全仰賴公家圖書館的現有收藏。所以想要使用第一手的宗教、民俗材料，除了動用關係得用私家的收藏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勤逛文物市場，這是行內週知的共同經驗。在文革末期及稍後，發現文物市場上湧現所謂的「大陸文物」，其中就出現了諸般道法文物：

從圖像卷軸、法器什件到經訣抄本，這是之前較少出現的奇特現象！由於都是一起出現而非零星散出，合理的推論就是道法壇將其視為舊物一併出售。這種情況同樣可證諸大陸文物市場的經驗，原因應是文革的變動鬆動了道法傳承的秘傳體制，所以道法文物在市場上就如商品般的販售。對於一個研究道法的學者而言，在感覺上雖不真實卻又是事實，因為在台灣市場上稀見道法文物，據調查所知道教文物多是世代傳承，或者火化以示繳還。從知曉此一現象二、三十年間到文物市場的「搶救」行動，就成為經常性的休閒活動，甚而形成文物販優先通知選寶的樂趣。因為眾所週知進入市場後所面臨的命運，就是原本成組的就會被選購而分散，這種情況對於學者而言乃是難過的經驗！幸好大陸的地方性經書法訣在台灣並不實用，當時從事道法實務者雖也有少數的嗜奇之士，而真正理解宗教文物的內涵意義者終究不多，這是在長達二、三十年間得以累積一定數量的原因！

在儲存相當數量的道法寫本後，經歷整理、比對後可以發現地方道壇、法壇的存在事實，有這一批珍貴的資料確實可以補益當前的調查研究，目前大陸同行、學界同好都已累積了豐富的調查經驗，而續補的道教經藏漸多，特別是「中華道藏」的重編、排版刊行。但是大陸幅員之廣而地方道壇分布之大，實非道教學界同道可以全部調查者，何況經歷歷史的變革，老壇凋零而後繼乏人者亦屬難免，這就亟需「搶救」經訣文獻而為歷史留下見證！在歷經多年的整理經驗中，凡是收錄於道教經藏者即不錄，但是檢查其中發現未曾入藏者甚多，原因為何仍有待實地訪查。可以推測民間道壇既有傳承也會自行編寫，其時代

編輯體例

- (1) 《道法海涵》為18開精裝本，內容為一頁抵一頁，與原書為等比例縮小或放大之尺寸。
- (2) 每本抄本皆有單獨內封，內封左下方資料：抄本編碼、抄寫者、時間（原時代與可知的西元紀年）、地點、性質、頁數（原書有字數的頁數，空白頁不計入）、尺寸，以上資料皆無者，則列「不詳」。另外，在內封右下方置入等比例縮小的原書封面，抄本封面無字則不放入實際封面。
- (3) 抄本性質分為：經懺、科儀、符本、文檢、秘本、禮本共六大類。
- (4) 內封題名以抄本封面題字為主，最多放上2行題名；如涉及科儀、文檢等內容較複雜之抄本，則以第一個題名為主，並於題名下加上「等」字，以示其數量多而無法盡納於內封之憾。抄本封面無題名，則依內容之題字。如有殘缺之卷，則依卷末題名。以上皆無，則內封標示「無題名」三字。



靈寶救苦法懺

編號：L.0144

使用地：不詳

抄寫者：詹宗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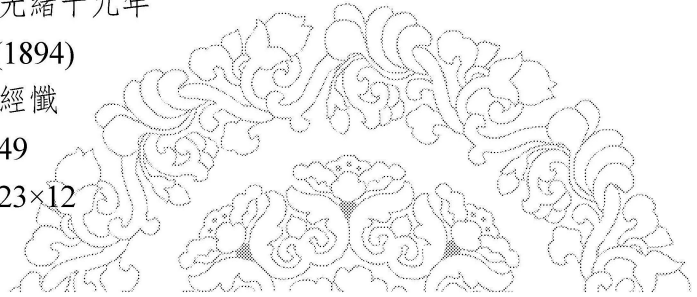
年代：光緒十九年

(1894)

性質：經懺

頁數：49

尺寸：23×12



清微救苦滅罪大懺全部

道香德香。無為清淨香。自然妙洞真。

香。靈寶惠香。超三界香。執香爐內。

即滿遍十方。

大聖香烟篆。無上大慈尊。

道場眾等。

人各用心。

跪對道前。

禮懺雪愆。

清微靈寶救苦濟渡滅罪法懺。

爾時。救苦天尊在太羅天上。玉京

金闕。清微天宮。元始座前。大會羣仙。

講說經懺。於是會中。放大光明。照見
天下。萬國九洲之地。江湖河海之內。
閻浮四界之中。一切眾生存積。陽過。
歿於陰司。受諸苦難。永沉九幽地獄。
罪愆。無由解脫。亡過父母。不獲超陞。



洞玄痘姥金科

編號：L.0016

使用地：不詳

抄寫者：龔光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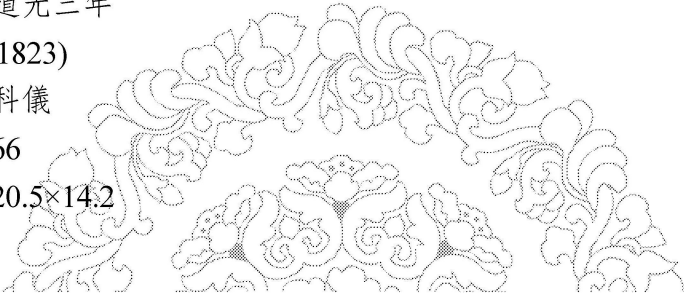
年代：道光三年

(1823)

性質：科儀

頁數：66

尺寸：20.5×14.2



洞玄拜斗金科
洞玄拜斗金科



洞玄拜斗全科 龔光烈錄

伏以四筵設席法壇開燈燭輝煌照
寶臺鼓琴吹笙迎上聖高宮佩輦下
蓬萊坐朝問道談經教空谷傳聲讚
善哉禍因惡積罪從此去福祿善慶滿
門來 穰災散祲天尊。

玄科有咒。雷將無私。拱俟壇前。克彰
報應。淨心淨身。淨口神咒。同音讚詠。
太上台心。應變無停。驅邪縛魅。保命
護身。智慧明淨。心神安寧。三魂永久。
魄無爽。傾急。如律令。
丹朱口神。吐穢除氛。舌神正倫。通命養



清微預告符命

編號：L.0261

使用地：不詳

抄寫者：不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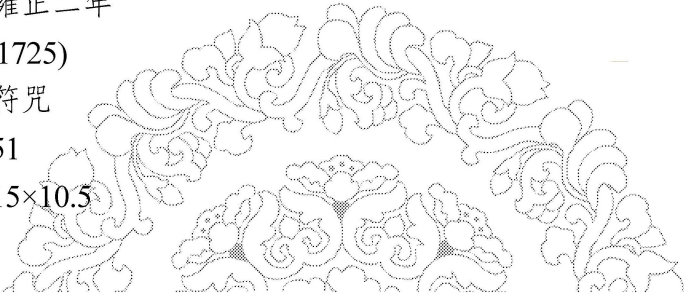
年代：雍正二年

(1725)

性質：符咒

頁數：51

尺寸：15×10.5



清微預告符命

混元一炁真符



右符正告元之炁混池之初陽生於子春
米之珠敷中之敷玄實玄虛無極其為

請香誥命

司額 本司恭準 元始玉符演至告下者

葛風棗木

右符上告 三清尊神羅翹真人道前

恭望 師慈俯垂昭格以今 玄壇肅備

分開道竅一點光輝
 輒悉包括萬象之
 規周旋六合萬善之基
 真符上告極五天
 機一如誥命風火奉行
 年月吉日奉行
 宜承誥奉行
 祖師三天聖師。押
 鴻濛一炁真符